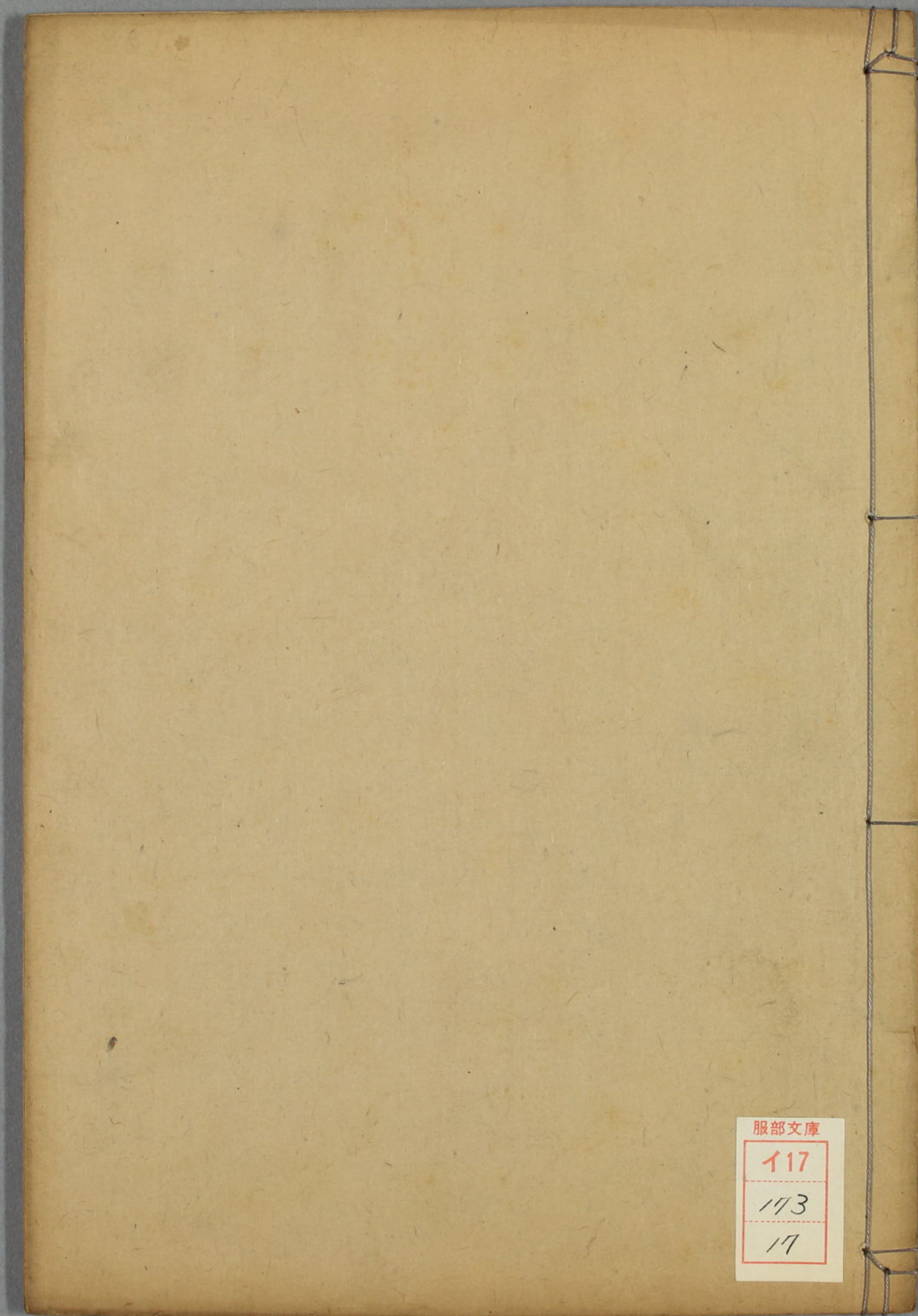




服部文庫
117
173
17



欽定儀禮義疏卷第十五



禮第八

鄭氏唐成曰大問曰聘諸侯相於久無事使卿

相問之禮賈疏下記云久無事則聘小聘使大夫賈疏

下經云小聘曰問其周官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

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賈疏大行人職文鄭彼注小

殷朝者及而相聘也父死子立曰世凡君即位大國

朝焉小國聘焉皆所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尊天

聘禮

十四。小戴第十五。別錄第八。敖氏繼公曰。此篇主言次國大聘之禮。賈氏公彥曰。大行人職。上公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介。又云。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聘義。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是諸侯之卿介。各下其君二等者也。若小聘。曰。問。使大夫。又下其卿二等。此聘禮。是侯伯之卿大聘。以經云五介。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又孤卿建旌。此云及竟張旌。此見侯伯之卿大聘。又玉人云。琢圭璋。

八寸。璧琮八寸。以類聘。據上公之臣。公食大夫禮。俎實倫。膚七。據子男之臣。各舉一邊而言。明五等俱有。是其互見爲義也。

聘義。比年小聘。所謂歲相問也。三年大聘。所謂殷相聘也。左氏傳。昭九年。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杜注云。自叔老聘。至今二十年。禮意久曠。今脩盛聘。以無忘舊好。故曰禮。則三年爲大聘之常期。其有他事故。乃或曠也。鄰國君臣以禮相與如此。講信修睦。兵。

革不試而衣冠玉帛之典隆矣。又案以此篇觀之一聘也。而儀物之繁多。禮節之委折周詳如此。則諸侯相朝。與朝聘於王朝。及王朝之下聘。當更盛焉。可知也。

聘禮。

聘猶問也。春官占夢職。季冬聘王夢。但聘重而問輕。

耳

君與卿圖事。

鄭氏康成曰。圖謀也。謀聘故。

賈疏。謀聘者為久。事則聘故。謂有事故。

或因聘或特行。記云。若有故。則卒聘束帛加書將命。是因聘者也。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之類。是特行者也。及可使者。賈疏。謂於三卿。謀事者必因朝。賈疏。欲取之中選可使者。對眾共詢。

之意。其位。君南面。卿西面。大夫北面。士東面。

賈疏。儀禮內見諸侯燕朝。

燕禮是也。又見射朝。大射是也。不見路門外正朝。案燕禮大射儀。皆云卿西面。大夫北面。士東面。公降階南面。揖之。正朝當與二朝面位同。故注以燕大射約之也。

天子五門。皋庫雉應路。外朝在庫門之外。秋官小司

寇掌外朝之政。以詢萬民。朝士建外朝之法。是也。治朝

在路門之外。夏官司士正朝儀之位。射人掌國之三公卿大夫之位是也。燕朝在路門之內。其堂即路寢。夏官大僕正燕朝之位是也。外朝治朝皆無堂。其治朝於外朝則為內。於燕朝則又為外。即此疏所謂正朝也。諸侯三門。庫雉路。外朝在庫門外。內朝在路門內。亦路寢也。治朝在路門外。亦正朝也。凡視朝君臣皆立。此圖事亦然。下詳之。

注。使師與反下。使者並同。

鄭氏康成曰。遂猶因也。既謀其人。因命之也。

賈疏。即上。

注。可使聘使卿。賈疏。經云。及竟張旌。春官司者是也。聘使卿。常職。孤卿建旌。故知使卿也。

昭三十年傳。鄭游吉對晉士景伯。先王之制。嘉好聘享之事。於是乎使卿。魯所使聘於諸侯者。如公子友。公子遂。季孫行父。仲孫蔑。叔孫豹。皆卿也。則使卿正也。其或有非卿者。則大夫攝行事。所謂小卿者與。

使者再拜稽首辭。

鄭氏康成曰。辭以不敏。敖氏繼公曰。使者少進。

北面乃拜。君親命之。故拜而後辭。變於傳命之儀也。

禮大射儀。擯者命賓。賓少進。禮辭。不再拜稽首而

辭者。是傳命之儀。與此異也。

不許乃退。

鄭氏康成曰。退。反位也。受命者必進。敖氏繼公

曰。君不許其辭。故不答拜。使者亦當許而後退。

使者許諾而退。不再拜稽首者。辭時已拜也。此所謂

一辭而許。曰禮辭者。使於四方。不辱君命。人臣之素志

也。

圖事戒上介亦如之。

鄭氏康成曰。戒。猶命也。已謀事。乃命上介。難於使

者。易於介。李氏如圭曰。介。副也。上介使大夫。敖氏

繼公曰。既圖事。乃戒之者。以其不在圖事之數也。又使

者言命。上介言戒。亦異尊卑也。如其禮辭也。使者與

上介必辭者。不敢以專對之才自許。謙敬也。凡聘使有

則上介攝其事。

與圖事者卿也。下大夫不與焉。故既圖事乃戒。則諸大夫皆與聞之。

命司馬戒衆介。衆介皆逆命不辭。

鄭氏康成曰。宰。上卿貳君事者也。諸侯謂司徒爲

宰。賈疏。天子有六卿。天地四時之官。諸侯兼官而有三卿。立地官司徒兼冢宰。立夏官司馬兼春官。立冬官

司空兼秋官。左氏傳。杜洩云。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諸侯并六卿爲三兼職焉。是諸侯以司徒

爲冢宰。衆介者士也。士屬司馬。周官司馬之屬司士掌作

士適四方。使爲介。賈疏。司士屬司馬。故引以證諸侯司馬戒衆介也。逆。猶受也。

敖氏繼公曰。宰。命司馬戒衆介。以其卑賤也。不辭者

自別於使者及上介。且任輕。亦不必辭也。衆介受命。亦

當再拜稽首。宰。說見大射儀。賈氏公彥曰。云不辭者

是其副使之賤者。故不敢辭。

宰。三卿之長也。春秋時。吳宋魯皆有大宰之名。宋王

者之後。六卿備焉。魯見於春秋之初。吳見於春秋之末。

餘國無之。則注以爲司徒之兼官者諒矣。如晉鄭但云

爲政。則爲政者卽首卿。亦大宰也。但異其名耳。首卿亦

時奉使出聘。則命戒書幣諸事。蓋大夫之為小宰者為之士介當四人。

右命使介

宰書幣

鄭氏康成曰書聘所用幣多少也。賈疏謂聘鄰國享君及夫人問

卿之等幣。周官司儀職。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為之幣。以其幣為之禮。鄭注。幣。享幣也。於大國則豐。於小國則殺。宰又掌制國之用。
賈疏。王制。冢宰制國用。敖氏繼公曰。周

官冢宰以九式均節財用。六曰幣帛之式。故此主書幣

也。

命宰夫官具

鄭氏康成曰宰夫宰之屬也。命之使眾官具幣及

所宜齎。賈疏。周官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云官具者。謂使宰夫命諸官各具所行幣。幣在官之府。其司非一。故言眾官。幣。謂享幣及問大夫問卿總具之。所宜齎。謂行道所用多少皆是。

官所具享幣以周官約之。則玉府所藏獻遺諸侯良貨賄之物。及內府所受九貢九賦之貨賄。與所入四方幣獻之良貨賄。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

校人飾幣馬。執朴而從之。凡國之使者。其幣馬之屬是也。官所宜齎。則周官外府所掌邦布之入出以待邦之大用。其財用之幣齎是也。若圭璋璧琮之等。春官典瑞掌之。不在玉府幣獻金玉之內矣。道塗所經皆有餽積。故惟齎帛布以備行道之用。且戒不虞也。以上諸職皆宰書應出之數。宰夫徵令之也。

右具聘物

及期夕幣。

鄭氏康成曰。及。猶至也。夕幣。先行之日夕。

賈疏云。賁。

釋幣於禰。是行日。明此夕是先行之日夕也。

陳幣而視之。重聘也。

敖氏繼

公曰。此云及期。則上亦當有請期告期之禮。文畧耳。夕如夕月之夕。以夕時陳幣而展之。故曰夕幣。此題下事也。下不見者。以意求之。**楊氏**復曰。夕幣之禮。夕陳幣以授使者。然授幣而未授圭何也。圭聘禮之重者也不可預授。

命使之後。夕幣之前。中間取具幣齎。治行李。整車徒。

容有旬日。使介從旅得以庀其家事。皇皇者華詩序曰。君遣使臣。送之以禮樂。燕送之節。應在此時。請期告期。而位畧如夕幣。宰由君右命之。

使者朝服帥眾介夕。朝直遙反。下並同。注古文帥皆作率。

鄭氏康成曰。視其事也。敖氏繼公曰。於此云朝

服者。嫌朝夕之服異也。下言君朝服放此。

管人布幕于寢門外。幕音莫。注古文管作官。今文布作敷。

鄭氏康成曰。管。猶館也。館人謂掌次舍帷幕者也。

賈疏。天官掌次職。有邦事。則張幕設案。掌舍職。為館。立設旌門。又幕人職。掌帷幕幄帟綬之事。鄭注。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幕或在地。展陳於上。即此布幕是。布幕以陳也。館人。即彼掌舍。以諸侯兼官。故鄭總言之。賈疏。謂路門外。即正朝之處也。敖氏繼

公曰。管人。其有司之掌勞辱之事者與。

賈氏公彥曰。下記云。宗人授次。次以帷。則館人與

宗人共掌之。若賓客則宗人掌之也。

官陳幣。皮北首。西上加其奉于左皮上。馬則北

面奠幣于其前。注古文奉為。卷今文無則。

賈氏公彥曰官陳幣者即上文官具者也。館人布

幕於地。官陳幣於其上。鄭氏康成曰奉所奉以致命

者謂束帛及玄纁也。

賈疏所奉謂享時奉入以致命束帛加璧以享君玄纁加琮以享夫

人鄭不言璧琮者璧琮不陳厥明乃授之也

馬言則者此享主用皮或時用

馬。賈疏主用皮謂有皮之國國無皮者乃用馬故下云庭實皮則攝之鄭注皮言則者或用馬也記云皮馬

相聞可也注聞猶代也土物有宜

馬入則在幕南

賈疏以經云馬則北面與幣于其前故下

展幣時云馬則幕南北面與幣于其前也

皮馬皆乘

賈疏小賓覲時云總乘馬又云禮玉束帛乘皮

是皆乘也

敖氏繼公曰陳皮不言幕上可知也北首變於

執也西上放設時之位也左皮尊故加幣於其上

則亦右牽之北面猶北首也前謂左馬之前幕之上也

此皮若馬之位其享主君者在西享夫人者在東

使者北面衆介立于其左束上

鄭氏康成曰既受行同位也

賈疏未受命以前卿大夫士面位各異是

以記云使者既受行日朝同位

位在幕南

賈疏幣在幕上使者須親幣故在幕南也

敖氏

繼公曰北面蓋在雉門之右宜鄉君也

使介之位在幕南而少東不正直幕恐有馬則礙且

當與北面展幣者相參差也。凡朝位庭中北面皆東上。雉門內之左東方也。亦不偏近門。

卿大夫在幕東。西面北上。

鄭氏

康成曰。大夫西面。辟使者。

賈疏。此謂處者。大當北面。今與卿

同西面。是辟使者。

敖氏繼公曰。幕東。南北節也。

宰入告具于君。君朝服出門左。南鄉。

鄭氏

康成曰。入告。入路門而告。

敖氏繼公曰。是

時君亦立于阼階東南南鄉。宰北面告之。具。謂所陳者

已具出門左。出路門而少東。辟天子之朝位也。天子曰

視朝。當宁而立。李氏如圭曰。出門而左。君在東也。

史讀書展幣。

鄭氏

繼公曰。書。謂書享幣之數於方者也。展。謂詳

視之。下云拭圭。遂執展之。足以明之矣。史蓋幕西東面

讀書。有司北面展之。鄭氏康成曰。展。猶校錄也。

鄭氏

康成曰。史幕東西面讀書。必西面者。欲君與

使者俱見之也。賈人坐撫其幣。每者曰在。賈氏公彥

曰賈人當在幕西東面撫之。亦欲使君與使者俱見之也。以賈人主幣行者。故知賈人撫幣受之。案賈人所司者。圭璋璧琮也。他幣不與焉。自別有人司之。此第二云展幣。則圭璋璧琮不在所展之列。而賈人無事不在矣。卿大夫在幕東西面。使者與介幕南北面。史讀書當面。鄉所展幣。而令衆共聞之。則云幕西東面者。得之。宰執書告備具于君。授使者。使者受書。授上介。

正義鄭氏康成曰。史展幣畢。以書還授宰。宰既告備。以授使者。其受授皆北面。賈疏。宰以書授使者。宰至使者之東。北面授之。使者授介亦北面。向君故也。李氏如圭曰。據下文宰授使者圭。授受同面。

公揖入。

正義鄭氏康成曰。揖禮羣臣。賈氏公彥曰。展幣授使者訖。入於寢也。

官載其幣。舍于朝。

舍。試夜反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待旦行也。賈氏公彥曰。官。謂從賓。

行者下文入竟又展之。又有司展羣幣以告。注云。有司載幣者。自展自告。是也。敖氏繼公曰。載。謂載之於車。幣。亦兼皮言也。古者用幣之車。以人推之。春秋傳曰。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

案言此者。見裝皆豫定。且明使者不以歸也。馬則在廐。屆時乃行。

上介視載者所受書以行。

正義鄭氏康成曰。監其安處之畢乃出。敖氏繼公曰。

所受書。謂上介所受於使者也。別言以行。見其不與幣同處。

案載幣。有司理其事。而上介則視所載之物。及所受於使者之書。以驗其數之相符以否也。以行。上介不舎于朝也。上言舎于朝。謂守幣者耳。

右夕幣

厥明賓朝服釋幣于禰。

正義鄭氏康成曰。告爲君使也。賓使者。謂之賓尊之也。

天子諸侯將出告羣廟。賈疏禮記曾子問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於祖奠于禩又曰

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大夫告禩而已。賈疏

三廟降天子諸侯同告羣廟也大夫告禩而已。賈疏

告祖下記云賜饗唯羹飪筮一尸若昭若穆注筮尸若

昭若穆者父在則祭祖父沒則祭禩凡釋幣設洗盥如祭。賈疏執幣須潔

洗當東榮南北以堂深教氏繼公曰或言賓或言使

者互見也。卿大夫之服以朝服為正故入廟亦用之釋

舍置也將出而釋幣于禩象生時出必告也。大夫三廟

惟告禩者遠辟天子諸侯也。也

賈氏公彥曰昭元年楚公子圍聘于鄭云布几筵

告於莊共之廟而來服氏云莊圍之祖共圍之父是大

夫並告羣廟者彼不告聘直告娶故得並告古者大夫

得因聘而娶故傳云且娶於公孫段氏是也

春秋事多踰禮况楚圍當時自以為君尤多僭越不

足據也疏言娶得並告亦非是朱子於士昏禮言之

有司筵几于室中祝先入主人從入主人在右

再拜祝告又再拜。

鄭氏康成曰更云主人者廟中之稱也

賈疏上云賓此更云

主人是廟中之稱特牲少牢皆稱主人

祝告告以主人將行也

敖氏繼

公曰筵几蓋亦蒲筵漆几也室中室中之奧也筵亦東

面而右几祝升自西階先入主人升自阼階從之在右

在祝右也祝在左者以親釋辭于鬼神宜變於他時詔

辭之位也少儀曰詔辭自右主人拜不稽首變於祭祝

不拜辟君禮

祝在左如祭時也祝立祝不坐主人再拜興祝告訖

乃又再拜告辭當云孝子某將以某日使于某敢

于皇考某子

釋幣制玄纁束奠于几下出

鄭氏康成曰祝釋之也凡物十曰束

賈疏幣帛錦十卷者皆名

束謂十疋亦曰束

玄纁之率玄居三纁居二

賈疏率皆如是也玄三纁二者象天

三覆地二載也

敖氏繼公曰玄居三纁居二者蓋據魯人之贈幣言也以此幣用於神者故意其亦然魯人

之贈見雜記

朝貢禮云純四只制丈八尺

賈疏純謂幅之廣狹制謂舒之長短

趙商問只長八寸四八三十二幅廣三尺二寸大廣非其度鄭答云古三四積畫四誤當為三三只則二尺四

寸矣。雜記云。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然則每卷二丈。若作制幣者。每卷丈八尺為制。合卷為匹也。敖氏繼公曰。既告乃釋幣。亦辟君禮。奠于几下。亦縮之。出亦祝先而主人從。

古者布帛幅皆二尺有二寸。此注疏云。純三只則二尺有四寸矣。與常幅不同。不可曉。此引朝貢禮。周官注又作逸巡守禮。

主人立于戶東。祝立于牖西。

鄭氏康成曰。少頃之間。示有俟于神。敖氏繼公

曰。先言主人立。以其近于戶也。其立東西相鄉。

又入取幣降。卷幣實于筭。埋于西階東。筭音煩

鄭氏康成曰。埋幣必盛以器。若藏之然。敖氏繼

公曰。又入者。祝及主人也。祝既取幣。乃與主人俱出。幣必埋之者。神物不欲令人褻之。筭說見士昏禮。

士虞記。無尸。祝卒之後。闔戶啓戶。出入皆主人先祝。此當同也。但士虞聲三啓戶。鄭注云。噫歆也。此或不必然與。

又釋幣于行。

鄭氏康成曰。告將行也。喪禮有毀宗躐行。出于大

門。賈疏。檀弓文。

則行神之位在廟門外西方。

賈疏。所毀者在廟門西。明行神

亦在廟門西。月令注云。廟門外之西為較壇。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不言埋幣。可知也。今

時民春秋祭祀有行神。古之遺禮乎。**敖氏繼公**曰。將

有事于道路。故釋幣于行以告之。亦告為君使也。此釋

幣之儀與室中者異。故不蒙如之也。

鄭氏康成曰。行者之先。其古人之名未聞。天子諸

侯有常祀在冬。

賈疏。月令祀行是也。

大夫三祀。曰門。曰行。曰厲。

祭法文。

士喪記。疾病行禱五祀。則五祀之祭通乎大夫士。不

專在天子諸侯也。五祀之名。從月令為正。祭法不足據。

遂受命。

鄭氏康成曰。賓須介來乃受命也。言遂者。明自是

出不復入。

賈疏。釋幣于門不復更入。則待介于門。

敖氏繼公曰。受命。謂

帥介以受命于朝也。言於此者。明與釋幣之事相接也。

上介釋幣亦如之。

鄭氏康成曰。如其於禰與行。

衆介不釋幣。職輕。且辟大夫禮也。賓與上介釋幣同時。上介稍先焉。禮畢。則介造于賓之門。而賓亦出矣。

右釋幣

上介及衆介。俟于使者之門外。

鄭氏康成曰。俟于門外東面北上。
賈疏。依賓客門外之位。

使者載旌。帥以受命于朝。
旌之然反。注古文。旌皆爲膳。

鄭氏康成曰。旌。旌旗屬也。載之者。所以表其

也。周官曰。通帛爲旌。又曰。孤卿建旌。
賈疏。司常文。至朝門。使

者北面東上。
賈疏。依展幣之位。敖氏繼公曰。此載旌爲將受

命以行也。使事於是乎始。故以其旗表之。後或張旌。意

與此類。朝。蓋指受命之處而言。謂路門外也。受命于朝。

亦目下事也。

君朝服南鄉。卿大夫西面北上。君使卿進使者。

敖氏繼公曰。此在朝固朝服矣。必著之者。嫌命聘

使或當皮弁服也。南鄉亦在路門之左也。使卿進使者。
還依展幣之位。下文使者北面東上位亦同。賈氏公彥曰。此
之時而欲至公所者。必俟命而後入。賈氏公彥曰。此
還依展幣之位。下文使者北面東上位亦同。賈氏公彥曰。此
蓋以賓禮使者。重其事也。注未得經意。

使者入。及衆介隨入。北面東上。君揖使者進之。

上介立于其左。接聞命。

正義 敖氏繼公曰。入。入雉門而右也。接聞命。釋所以立

于其左之意。其實此時君未發命也。上介必接聞命者。
爲使或有故。則上介攝使事。宜與聞之。鄭氏康成曰。

進之者。有命宜相近也。接猶續也。

賈人西面坐。啓牖。取圭垂纁。不起而授宰。
賈音嫁。纁音纁。

音早下並同注
今文纁作璆

正義 鄭氏康成曰。賈人在官知物賈者。雜采曰纁。有組

繫所以薦玉也。其或拜則奠于其上。賈疏觀禮記奠圭于纁上是也。

敖氏繼公曰。櫝藏玉之器也。西面坐啓之。則是近於君而在其東矣。纁以帛爲之。表玄裏纁。所以藉玉而又揜其上者也。垂纁謂開之也。開而不揜則其纁垂授玉不起。賤者宜自別也。宰於其右亦坐受之。

至此始云賈人啓櫝取圭則前此夕幣時賈人不在亦無圭可見矣。

周禮疏曰。纁有二種。一者以木爲中幹以韋衣

之。天子五采。公侯伯三采。子男二采。采爲二行。下記及典瑞皆有其文。此爲纁也。下曲禮執玉其有藉者則裼。鄭亦謂之纁。鄭以承玉繫玉二者所據雖異。所用相將又同名爲纁。是以和合解之。

劉氏敞曰。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此直謂朝聘時。圭璋璧琮琥璜皆玉也。執璧琮琥璜則與帛錦繡黼同升。所謂有藉有藉則裼。裼者禮差輕尚文也。執圭璋則特達。所謂無藉。無藉則襲。襲者禮方敬尚質。

也。褻襲繫於有藉無藉，不繫於有縹無縹。又縹非藉，藉非縹，藉者薦也。縹者組也。陳氏祥道曰：先儒以垂縹爲有藉，屈縹爲無藉，非也。考之於禮，玉有縹以爲之藉，有束帛以爲之藉，有藉則褻，無藉則襲，特謂束帛而已。聘則賓襲執圭，公襲受玉，及享則賓褻奉束帛加璧，蓋聘用特玉而其禮嚴，享藉以帛而其禮殺。此褻襲所以不同。

宰執圭屈縹自公左授使者

正義 鄭氏康成曰：屈縹者，斂之禮，以相變爲敬也。自公

左贊幣之義。

賈疏：少儀，詔辭自右，贊幣自左。

敖氏繼公曰：屈縹以縹

揜玉之上也。揜之則其縹屈，宰執圭屈縹，則公不視之也。

正義 此時宰使者皆褻，不襲執玉當襲而不襲者，以非正行聘，故第率其常服也。

使者受圭同面垂縹以受命

正義 鄭氏康成曰：同面者，宰就使者北面並授之，既授

之而君出命矣。凡授受者，授由其右，受由其左。賈疏：據鄉飲酒

鄉射燕禮。獻酬酢皆授由其右，受由其左。若有所因，由有授由左，受由右，是以使者反命之時，宰自公左受。鄭云：亦於使者之東同面並受，不右使者，由便也。又賓授覲時，士受馬適右，鄭云：適牽者之右而受，由便又鄉飲酒云：受酬者自介右，鄭云：尊介，使不失故位。如此者，皆是變例。鄭此據平常行事而言。 敖氏繼公曰：於使者受圭，公乃命之，明其執此以申信也。

既述命，同面授上介。

正義 鄭氏康成曰：述命者，循君之言，重失誤。敖氏繼公曰：此授受皆同面，別於聘時賓主之儀也。其不見者，

以此求之。

上介受圭，屈纁，出授賈人，衆介不從。

正義 鄭氏康成曰：賈人將行者。賈疏：對上云賈人在門出，玉是留者也。

外北面。賈疏：使者在門外時皆北面。此賈氏公彥曰：賈人不入，明依本北面可知。

上介授賈人訖，則復入。敖氏繼公曰：上介出授賈人，賈人以他纁藏之。

正義 敖氏繼公曰：自賈人取圭至此，凡三授受，或垂纁，或屈纁，蓋相變以爲儀，亦莫不有義存焉。

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玄纁束帛加

初

鄭氏康成曰既聘又享所以厚恩惠也聘用璋取

其半圭也

賈疏牛圭曰璋

圭璋特達瑞也

賈疏聘義圭璋特達德也言特達者不加

束帛璧琮有加往德也

賈疏郊特牲云束帛加璧往德也

周官曰琿圭璋

璧琮以頒聘

賈疏典瑞文又玉人文臣出聘不用君之所執無桓信躬蒲穀之文所執皆降其君

一等其圭璋璧琮瑒之而已

敖氏繼公曰凡以玉帛之屬爲禮其

於敵以上者皆曰享束帛加璧者束帛之上加以璧也

加琿亦然此二束帛卽疊之所展而官祿之者至是復

取而合諸璧琮以見用之之法也享束帛不言玄纁文

省耳夫人之聘璋享琿謂君復以二器聘享主國君之

夫人也聘享主君而并及其夫人所以見敬愛主君之

至也記曰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足以明之矣聘君用

圭聘夫人用璋享君用璧享夫人用琿尊卑之差也聘

用圭璋以爲信也享用璧琮以爲禮也圭璋特達以其

尊而幣不足以稱之也璧琮有加以其降於圭璋可以

用幣。又以將其厚意也。聘享夫人之禮。惟聘有之。諸侯相朝。無是禮也。

鄭氏康成曰。帛。今之璧色繒也。

賈疏。大宗伯職。以蒼璧禮天。下云牲

幣各放其器之色。禮天之璧用蒼色。則幣帛亦蒼色。於漢時云璧色繒者。亦因周法。則此束帛亦與璧色同也。

玄纁者。用幣之常。璧色繒。臆說無據。未可以禮天之

璧幣一律論之。云如初。則璋琮亦有纁。而垂屈之節並

同矣。圭形長。下方而首銳如三角。璋則半之。璧圓有孔。

爾雅。肉倍好謂之璧。注云。肉邊也好。孔也。琮似璧而八

角。

右受命

遂行。舍于郊。

鄭氏康成曰。曲禮曰。凡為君使。已受命。君言不宿

於家。敖氏繼公曰。為將有事於此也。記曰。問大夫之

幣。俟于郊。

鄭氏康成曰。於此脫舍衣服。乃即道也。

賈疏。上文賓朝服告

謂乃遂受命于朝至此衣服未改。鄭云吉特道路深衣。則此脫舍朝服。服深衣而行。

舍謂止宿于館也舍郊猶云宿於郊耳注謂脫舍衣

也

鄭氏康成曰此行道耳未有事也

賈疏案下文云及竟張旌是有

斂藏也敖氏繼公曰斂旌者上事已也至是乃斂

者行時未可以變因舍而後為之

右遂行

若過邦至于竟使次介假道束帛將命于朝曰

請帥奠幣

竟音境下同

義鄭氏康成曰至竟而假道諸侯以國為家不敢直

徑也將猶奉也帥猶道也請道已道路所當由文敖氏

繼公曰次介士也假道禮輕故使次介將命猶致命也

此朝謂大門外將命別有辭請帥乃其後語耳奠幣者

賤不敢授也

下大夫取以入告出許遂受幣

義敖氏繼公曰君許乃可受之受幣蓋亦有辭文不

具耳。於其奠幣未即受者。不必其君意也。

鄭氏康成曰言遂者。明受其幣。非為許故也。容其

辭讓不得命也。

賈疏幣本為行禮。非為求許。是以容其辭讓不受。此幣若因許道受幣。當云出

許受幣。不須言遂。

束帛薄物。正為假道。將其禮意。許道即受幣。如下君

使卿用束帛勞賓。聽命受幣。皆一事。無辭幣之文。

餼之以其禮。

上賓大牢。積唯芻禾。介皆有餼。

音大

泰下大牢並

同積子賜反

鄭氏康成曰凡與人以牲之生者曰餼。

賈疏論語告朔之餼

羊。鄭注云。牲生日餼。春秋傳云。餼臧石牛。服氏亦云。牲

生日餼。春秋傳僖三十三年。鄭皇武子云。餼牽竭矣。服

氏云。腥曰餼。以其對牽。詩序云。雖有牲牢。饗餼。鄭云。腥曰餼。以其對生。望文為義。故不同也。

給也。以其禮者。尊卑有常差也。上賓有禾十車。芻二

十車。禾以秣馬。敖氏繼公曰。餼之以其禮者。賓則大

牢。上介則少牢。羣介則特牲也。米禾薪芻。皆謂之積。積

惟芻禾。是無薪與米也。上賓有積。上介以下未必有之。

此餼積唯若。是所以降於主國之禮賓也。然以此而待

聘禮

過客亦不為不厚矣。餼與積皆陳于門外。其餼以大牢者。牽牛以致之。少牢者。牽羊以致之。特牲則束之也。亦執其繼以致之與。

鄭氏康成曰。上賓上介牲用大牢。羣介用少牢。賈疏

下文大夫餼賓。上賓上介皆大牢。衆介皆少牢。米皆百筥。陳于門內之西北面。

米設于中庭。上賓上介致之以束帛。賈疏。皆約下文君使卿致饗餼禮。

羣介則牽羊焉。賈疏。致禮於士。無用束帛之法。歸餼用大牢禮盛。宰夫朝服牽牛以致之。此衆

介少牢。當與大夫餼賓亦牽羊以文。

李氏心傳曰。賓大牢。則介不得用大牢。積唯芻禾則無米可見矣。

此亦無束帛致之。賓介於來餼者亦無餼。

士師沒其竟。

鄭氏康成曰。沒。盡也。

夏官候人。以士為之。周語候人為導。即此士也。

誓于其竟。賓南面。上介西面。衆介北面。東上。史

讀書。司馬執策立于其後。策或作筴

鄭氏康成曰此使次介假道止而誓也

賈疏此誓當在使次

介假道復命之時言於此者上文終言彼國之禮乃更却本言之不謂此誓在士帥沒竟之後也賓南

面專威信也史讀書以敕告士衆爲其犯禮暴掠也禮

君行師從卿行旅從

賈疏定四年召陵之會祝佗辭

司馬主軍法者執

策示罰

敖氏繼公曰春秋傳昭六年楚公子棄疾聘

晉過鄭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樵樹不採藝不抽屋不

強句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此所誓者其類之

乎書謂誓辭史讀書不言東面可知也

右過他國

未入竟壹肄

竟紀影反肄逸利反壹釋文作一

鄭氏康成曰竟謂所聘之國竟也肄習也習聘之

威儀重失誤

爲墳壇畫階惟其北無宮

墳喻水反壇大丹反畫胡麥反

鄭氏康成曰墳土象壇也惟其北宜有所鄉依也

不墳土爲外垣也敖氏繼公曰築壇而卑曰墳

壇爲墳壇象堂也壇卑故畫地爲階必畫階者習升降

之儀也。惟其北。象房室以爲堂深之節。無宮。謂不爲外
庭。亦不以他物象之也。天子之禮。有車宮。壇壝宮。帷宮。
諸侯未聞。賈氏公彥曰。案覲禮與司儀同爲壇三成。
官方三百步。此則無外宮。其壇壝土爲之。無成。又無尺
數。象之而已。

朝服無主無執也。

鄭氏康成曰。不立主人主人尊也不執玉不敢褻
也。徒習其威儀而已。敖氏繼公曰。必言朝服者。嫌肄

聘儀則當如聘服也。下展玉言朝服意亦類此。此固無
主矣。乃言之者。嫌習禮則或當以人象之也。無執不執
玉帛也。無主則無授受之儀。故不必執之。且不敢褻也。
凡道路常服。卿大夫則朝服。士以下則玄端與實衣。

介冑與北面西上。

與音預注古文與作預

敖氏繼公曰。言皆與者。肄時介無事。嫌不必與也。
鄭氏康成曰。入門左之位也。賈氏公彥曰。但習入
朝聘享揖讓升降布幣受玉之禮。是以直云北面西上。

之位其大門外內及廟門外之禮威儀少而易行故略之。
享士執庭實

鄭氏康成曰士乃有司之主執庭實者也庭實亦無授受之事乃執之者當別於玉帛也實如內實之實此庭實謂皮若馬也對堂上之幣而言故謂之庭實
鄭氏康成曰庭實必執之者皮則有攝張之節。賈疏下文賓升致命執皮者張之以見文。

鄭氏康成曰士士介也。賈氏公彥曰享時庭實旅百獻國所有不止於皮以金龜竹箭等皆列於地所執惟皮而已。

上云介皆與則此執庭實者非士介明矣庭實旅百享王之禮此侯伯之卿聘金龜竹箭等經文不載恐非宜有觀禮有之亦當有執之者未必皆列於地也

天人之聘享亦如之習公事不習私事

鄭氏康成曰公事致命者也

賈疏君與夫人聘享及問大夫皆致君命

謂私覲于君。于卿大夫。

敖氏繼公曰。公事聘享與問大夫

者也。之。即平衣。之。即公事。不。皆。事。

右習儀

及竟張旌誓

正義鄭氏康成曰。張旌。明事在此國也。張旌。謂使人維之。敖氏繼公曰。張旌者。將與主國接。如下文所云者是也。過邦假道。不張旌者。使事不在彼國也。或云張。或云載。互文耳。誓之儀亦如初。

正義賈氏公彥曰。禮緯稽命。云。大夫杠五仞。齊於較。崇八尺。人維得手及之者。蓋以物接之。乃得維持之。案節服氏掌祭祀朝覲。六人維王之太常。諸侯則四人。但太常十二旒。人有六。則一人維持三旒。大夫無文。諸侯四人。不依命數。大夫或一人。或二人。或然也。風。官。后。杠五仞。則四丈。其長如此。亦難以建於車矣。緯書之不可信者。類然。說又見鄉射及士喪禮。

乃詔關人

鄭氏康成曰謁告也古者竟上為關以譏異服識

其言計者賦然猶又見職慎又士與獸

賈氏公彥曰古者王城十二門通十二辰辰有一

門一關魯廢六關半天子則餘諸侯亦或然也周官司

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又云每關下士二人蓋司關總

主十二關在國都每關下士二人各主一關也凡四方

之賓客啟關則為之告李氏如圭曰國語曰周之秩

官有之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

關人問從者幾人

從才用反下從者皆同幾居豈反

鄭氏康成曰欲知聘問

賈疏問得從者即知使者之為大聘小聘君行師從

卿行旅從若大夫小聘當百人也

且為有司常共委積之具賈氏公

彥曰不問使人而問從者關人卑不敢輕問尊者教

氏繼公曰欲知其人數者所以防奸人

鄭敖二義兼之乃備

以介對

鄭氏康成曰以所與受命者對謙也

賈疏上問從者幾人當以

聘禮上公之使者七介侯伯之使

與受命者對是謙也各五介子男之使者三介賈疏禮記聘義文周官曰凡諸侯之

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賈疏大行人職文敖氏繼公曰以介

數對則人數亦在其中如介者五人則知使者之為卿

而從者五百人矣

右及竟

君使士請事遂以入竟

鄭氏康成曰請猶問也問為來之故也遂以入

因道之敖氏繼公曰使者既謁關人因止于竟未

輒入關人以告于君於是君使士請事其辭蓋曰寡君

使某請事賓既對遂帥之入竟

右請事

入竟斂旌乃展

鄭氏康成曰斂旌變於始入展者復校錄幣重其

事敖氏繼公曰斂旌亦因舍而為之玉幣各有主之

者至是乃復展之周慎之至也斂旌乃展者見非公事

不張旌

右幕賓朝服立于幕東西面介皆北面東上賈

人北面坐拭圭拭音式

賈氏公彥曰賓西面者雖不對君由是臣道異於

前誓時示威信也鄭氏康成曰拭清也側幕而坐乃

開櫝敖氏繼公曰布幕亦管人也介之位蓋在賓西

南賈人則少進而在幕之東南也故下云上介北面視

之退拭圭者就櫝拭之故下乃云執

通執展之上介北面視之

鄭氏康成曰執展之持之而立告在退則藏位則

視圭進違位

圭今本合而刺之

敖氏繼公曰退之者其展事畢也退則藏之於櫝

與

鄭氏康成曰圭璋尊不陳之賈疏對下文拭璧加于左皮上陳之為卑

故也上不言璋直言圭下乃言夫人之聘享則璋未拭也而並言璋者欲見皆不陳故

圭璋不陳者以其特達無幣可會故直展之而已不必別為之辭。

皮北首西上又拭璧展之會諸其幣加于左

皮上上介視之退。注古文曰陳幣北首

鄭氏康成曰會合也。賈疏享時當合故今亦合而陳之 敖氏繼

公曰亦既拭璧乃執展之不言展幣者文略耳璧會諸幣上介乃視之貶於圭且欲并視幣也退退復位也

馬則幕南北面奠幣于其前

敖氏繼公曰亦以璧會于幣乃奠之

馬言則者或用馬也言奠幣蓋兼璧矣

展夫人之聘享亦如之

敖氏繼公曰展璋如圭展琮如璧無以異也

鄭氏康成曰展夫人聘享上介不視貶於君也

鄭以夫人聘享上介不視非也君與夫人之聘享前

受命與下致命禮儀並與君同入竟而展無不視之理

經明言亦如之何獨異乎

上介。上介告于賓。

敖氏繼公曰。告之以展聘享之玉幣已畢也。既告乃退璧琮與皮幣。

鄭氏康成曰。賈人既拭璋琮。南面告于上介。上介

於是乃東面以告賓。亦所謂放而文之類。賈疏。放象君禮而爲文。放

而文者。禮器文。

上經言賓西面。介皆北面。賈人北面至此面位無變也。賈人何必自北面轉而南面以告上介。又何必轉而

東面以告賓乎。注以此所告專指夫人之聘享而言。故

兩誤耳。

有司展羣幣以告。

鄭氏康成曰。羣幣。私覲及大夫者。敖氏繼公曰。及者。卽記所謂幣

之所及者也。有司載幣者。自展自告。敖氏繼公曰。有司自

展。既則以告上介。上介亦告于賓。此皮幣蓋不陳於幕

辟。君禮也。羣幣且展之。則享幣可知矣。

君問大夫之幣。蓋亦在此羣幣中。同屬有司展之也。

郊又展如初

鄭氏康成曰郊遠郊也周制天子畿內千里

賈疏周官

大司徒職制其畿方千里

敖氏

遠郊百里

賈疏司馬法文王畿

方千里以百里為遠郊

以此差之遠郊上公五十里侯伯三十里

子男十里也近郊各半之

賈疏近郊半之無正文尚書君陳序云命君陳分正東郊

成周鄭注周之近郊五十里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鄭以目驗知之若然天子近郊半遠郊則諸侯近郊各半遠郊可知也

及館展幣于賈人之館如初

正義

鄭氏康成曰館舍也遠郊之內有候館

賈疏地官遺人職

里有廬二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畿內道路皆有候館鄭據候館在遠郊之內指而言之不謂於此獨有也

可以小休止沐浴

敖氏繼公曰幣亦兼玉而言

展之於賈人之館者展事將終故禮殺而由便也

鄭氏康成曰展幣不於賓館者為主國之人有勞

問已者就焉便疾也

賈氏公彥曰諸侯遣臣相聘無

過一勞下文使卿近郊勞此云遠郊之內得有勞問者

謂同姓舅甥之國而加厚恩者別有遠郊之問勞也

三幣皆在賈人之館。故就而展之便耳。勞問有常禮。豈當展幣時而有非時之接見乎。疏謂無過一勞。是已。又云。加恩厚者。別有遠郊之問勞。乃因注說而強爲之辭。疏家之曲徇每如此。

右展幣

〔傳〕敖氏繼公曰。自入竟至此。凡三展者。以聘事將至而愈慎。且一與主國卿大夫爲禮。則不暇及之矣。此所以屢展而不厭其煩。

至于近郊。張旌。君使下大夫請行。反。君使卿

朝服用束帛勞。

勞力報反。下並同。

〔正義〕敖氏繼公曰。張旌亦爲有下事也。此後不見敘旌之節。至館爲之可知。請行。謂請之行。蓋速之也。勞。謂勞其道路勞苦。殷勤之意也。使卿亦以其爵也。主君於朝。君則親郊勞。故此禮放之。而以同班。蓋行禮欲其稱也。下凡使卿者。其義皆然。士請事。大夫請行。亦皆朝服。特於此見之爾。鄭氏康成曰。士請事。大夫請行。卿勞。臨

尊賓也其服皆朝服。

鄭氏康成曰請行問所之也雖知之謙不必也

士請事而復命則已知其事矣故至近郊則請行禮

漸親所使亦漸尊也如佯不知而更問所之則反疏矣

雖大讓若偽當不其然

上介出請入告賓禮辭迎于舍門之外再拜

鄭氏康成曰出請出門西面請所以來事也入告

入北面告賓也賈疏此時賓當在賓館階階西面每所及至皆有舍其

有來者與皆出請入告朱子曰注與字疑介字之誤於此言之者

彌尊事彌錄賈疏士請事大夫請行亦出請入告於此始言之者先士次大夫後卿以先卑後尊

故錄於此敖氏繼公曰賓禮辭者以其用幣也上介以賓

辭告勞者復傳言而入賓乃出迎若士請事大夫請行

則上介出請入告而賓即出拜于門外不迎之以入以

其不受幣也上不言出請入告而於此言之者禮簡者

其文或略禮繁者其文必備經之例然耳李氏如圭

曰春秋傳魯叔弓聘於晉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

來繼舊好。固曰汝無敢為賓。敢辱郊使。致館曰敢辱大館。

勞者不答拜。

鄭氏

康成曰。凡為人使。不當其禮。

賈疏。聘賓亦初。

賓。辟不答拜。如此之類皆然。至後。僨勞者與之答拜。為已故也。

賓揖先入。受于舍門內。

鄭氏

繼公曰。雖云舍門。是舍但有一門耳。此公館

之異者也。先入門而右北面。

存疑

鄭氏康成曰。不受于堂。此主於侯伯之臣也。公之

臣受勞于堂。

賈疏。司儀職。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及大夫郊勞。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是公之臣受

勞于堂

之事

司儀

諸公之臣相為國客。雖有登聽命。登受之文。然

下云。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為客而相禮。其

儀亦如之。則亦不得據彼決此為主於侯伯之臣也。蓋

二經原有不可強同者。

勞者奉幣入。東面致命。

正義 敖氏繼公曰。入門左致命。致其君命也。鄭氏

康成曰。東面鄉賓。賈疏賓在館如主人。故勞者東面鄉之也。

賓北面聽命。還少退。再拜稽首受幣。勞者出。還音

旋

正義 鄭氏康成曰。北面聽命。若君南面然。少退。象降拜。

賈疏下文歸饗餼。大夫東面致命。賓降階西再拜稽首。是此象之也。又訝受法歸饗餼時。堂上北面受幣。此在庭亦當北面訝受幣。勞者南面可知也。

敖氏繼公曰。賓入門即北面。至

是乃言之者。亦因事而見之耳。受幣蓋在庭中西下言

歸饗餼之禮。賓升堂北面聽命。受幣于堂中西。此雖幣于庭亦當放之。

授老幣。出迎勞者。

正義 鄭氏康成曰。老賓之臣。賈疏大夫家臣稱老。若出趙魏老臧氏老之類也。

迎勞者。欲償之。敖氏繼公曰。勞者出俟於門外。上介出請勞者告事畢。上介入告賓。乃出迎之。而告以欲償之之辭。老說見士昏禮。

勞者禮辭。賓揖先入。勞者從之。乘皮設。秉繩證反下同

正義 敖氏繼公曰賓先入西面勞者從入東面乘皮設亦宜在門內之西其於勞者之南與鄭氏康成曰設于門內也賈疏庭實當三分庭一在南設之物四曰乘今以儼勞者在庭故設于門內也皮麋鹿皮也。

通論 賈氏公彥曰郊特牲云虎豹之皮示服猛也彼諸侯朝享天子法用虎豹皮此臣聘君降於享天子用麋鹿皮齊語云齊桓公使諸侯輕其幣用麋鹿皮四張亦一隅也。

賓用束錦儼勞者儼臂印反

正義 敖氏繼公曰聘禮凡大夫士所用之幣皆以錦蓋不敢與尊者之幣同因事而用幣於賓謂之儼所以見殷勤也鄭氏康成曰言儼者賓在公館如家之義亦以來者為賓賈氏公彥曰儼勞者即以勞者為賓也勞者再拜稽首受

正義 鄭氏康成曰稽首尊國賓也賈疏春官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臣拜君法郊特牲云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今此勞者與賓同類不頓首而稽首故云尊國賓也

敖氏繼公曰稽首者因賓擯者受幣之禮以相尊敬也
後多類此受幣蓋當門中南面賓北面授既受則東面
俟。

賓再拜稽首送幣

正義

鄭氏康成曰受送拜皆北面象階上敖氏繼公曰

注謂受者送

者之拜也象階上者謂放債於堂之禮也

通義敖氏繼公曰此受郊勞債使者皆於門內與周官
異司儀所言諸公侯伯子男之臣相為國客其於大夫

郊勞之禮云下拜登受又云債使者如初之儀是皆於
堂也

正義

賈氏公彥曰案歸饗餼賓債大夫賓楹間北面授

幣大夫南面受此賓亦宜與彼同北面授還北面拜送
若然云受送拜皆北面者誤當云授送拜皆北面並據
賓而言也

通義授受則一南面一北面乃為訝受也拜則無南面拜
之理故皆北面賈氏讀注未審耳

乃退賓送再拜。

鄭氏繼公曰勞者已執幣不可以復執皮故揖執皮者欲其為已執之以出也公食大夫禮曰賓北面揖執庭實以出然則此亦北面揖之矣出則幣與皮各有受之者不言者可知也。賈氏公彥曰揖皮若親受之執皮者是賓之使者得揖從出勞者從人當訝受之公食大夫禮賓受幣揖執庭實以出鄭云揖執皮者若親受又經云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皮則此從者亦訝受可知也。

鄭氏

康成曰東面揖執皮者而出

賈疏執皮者在門內當問勞者

在執皮之西故東面揖皮可知

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簋方玄被纁裏有蓋

簋音甫本或作簋教本從之

鄭氏

康成曰竹簋方者器名也以竹為之狀如簋

而方

賈疏凡簋皆用木而圓受斗二升此則用竹而方故云如簋而方受斗二升則同

如今寒

具筥

賈疏說見筥人

筥者圓此方耳

通鑑賈氏公彥曰。玉人云案十有二寸。棗十有二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彼有玉案者。謂王后法。此諸侯夫人勞卿大夫無案。直有竹簋以盛棗栗。

存疑敖氏繼公曰。竹簋而方。變於食器也。古者盛黍稷之簋以瓦爲之。後或用竹。制亦不方。是其異於此者也。

其實棗蒸栗擇兼執之以進。蒸或作烝

正義敖氏繼公曰。蒸孰之也。擇治之。謂去其皮也。兼執之者。左手執棗。右手執栗。與士虞禮曰。主婦自取兩簋。

棗栗設于會南。棗在西北。面設兩簋。而棗在西。亦足以見其所執之左右矣。鄭氏康成曰。兼猶兩也。

正義擇當讀作釋。棗曰蒸。栗曰擇。文互耳。蓋皆洗淨熟之而去其皮。詩釋之。叟叟烝之。浮浮是也。史記張騫陳澤之澤。讀作釋。漢書竟作釋。可見澤擇釋古音相通。而字可互用也。詩其耕澤澤。吳棫亦音釋。

正義鄭氏康成曰。右手執棗。左手執栗。賈疏下文賓受棗。大夫二手授栗。則大夫先度右手。乃以左手共授栗便也。又鄭注士虞禮云。棗美故用右手執棗也。

疏皆億度之辭不若敖氏所援之可據

賓受棗大夫一手授栗

鄭氏康成曰受授不游手慎之也

賈疏游手謂游暇一手不慎也

敖氏繼公曰賓受棗二手共受之既則以右手受栗

此亦訝受

賓之受如初禮

鄭氏康成曰如卿勞之儀

饋之如初

敖氏繼公曰君使以束帛夫人使以棗栗勞賓

饋之皆以束錦乘皮者亦輕重禮之意也

右請行郊勞

下大夫勞者遂以賓入

鄭氏康成曰出以束錦授從者因東面釋辭請導

之以入

賈疏釋辭釋請道之辭

然則賓送不拜

賈疏公食大夫使人戒賓不拜送遂

從之其類也觀禮大夫勞侯氏侯氏即從大夫入拜送大夫天子使尊故雖從亦拜送與此異

敖氏繼公曰入國門也賓不拜送者辟諸侯於天子使者

之禮也

至于朝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祧吐

條反拚方問反

鄭氏康成曰賓至外門賈疏外門即諸侯之外朝故下云以柩造朝亦謂大

門外為外朝也下大夫入告賈疏即夫人勞賓導賓入者出釋此辭主人者

公也不言公而言主人主人接賓之辭明至欲受之不

敢稽賓也賈疏觀禮侯氏遂從之天子賜舍注云且使即安彼天子以諸侯為臣故使且安此鄰國

聘賓不臣人之臣腆猶善也孔氏穎達曰對言之遷改言不敢稽賓也

主所藏曰祧若散而通論則凡廟曰祧故昭元年在僖

云其敢受豐氏之祧襄九年傳云公冠必以先君之祧

處之是也敖氏繼公曰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

其遺衣服藏焉又云其廟則有司修除之祧則守祧黜

聖之然則祧者廟堂以北之稱也拚灑埽也受聘於廟

故其言若此蓋緣賓意欲速達其君命也

鄭氏康成曰遷主所在曰祧周官天子七廟文武

為祧賈疏守祧職云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鄭注廟謂大祖之廟及三昭三穆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

王藏於后稷之廟。先王諸侯五廟。則祧始祖也。賈疏諸侯無二

之是王藏於文武之廟。下文受賓聘享皆是亦廟也。言祧

此云先君之祧。明是大祖廟可知。祧尊而廟親。待賓客上尊者。賈疏於大祖廟受聘享

以尊之。若饗食則於廟燕又在寢。彌相親也。

魏氏了翁曰。祧卽廟也。昭元年。其敢愛豐氏之祧。

豐氏大夫。又僅兩世。未有遠祖也。

廟祧之說。聚訟紛然。春官守祧八人。康成旣以爲每廟一人。周七廟。并姜嫄廟而八。則不獨大祖與文武之

廟爲祧。卽四親與姜嫄廟。亦可謂之祧矣。遺衣服於

守祧黜陟之。皆凡廟之所同。未見爲大祖與文武廟之

專稱也。魏氏以豐氏之祧證之。尤明。

賓曰俟閒。閒如字。劉音閑。

鄭氏康成曰。賓之意。不欲奄卒主人也。敖氏繼

公曰。閒。暇也。言此者。謂已雖欲速達君命。亦不可不俟

主人之暇。乃爲之。是亦緣主人意而言也。大禮而倉卒

受之。非人情。

欽定傳禮彙疏 卷五
此時賓未卽館。必無遽行聘禮之事。但旣至朝。則不可不通言於公。以明其旣至。公旣知賓之至。則但答以受之之意而已。故云不腆先君之祧。旣拚以俟矣。賓曰侯閒。蓋不緩不急之閒。辭令自合如此。

右至朝

大夫帥至于館。卿致館。

敖氏繼公曰。賓言侯閒。然後致館。亦尚辭讓也。大夫卽羣者。以賓入者也。帥亦謂道賓。賓至于館。則入矣。致如致爵之致。致館謂以君命致此館於賓也。

鄭氏康成曰。賓至此館。主人以上卿禮致之。所以安之也。賈氏公彥曰。覲禮。天子賜舍。辭曰。賜伯父舍。侯氏再拜稽首受。僨之束帛乘馬。注云。王使人以命致館。無禮猶僨之者。尊王使也。無禮謂無束帛。此云以上卿禮。明有束帛致之可知。據此侯伯之卿聘。致館有幣。則五等待臣皆同有幣也。惟小聘不致館。若諸侯遣卿大夫聘王國。有用幣致館。無僨。故司儀云。諸公之臣相

爲國客致館如初之儀。注云。如郊勞也。不儼耳。是也。

司儀職致館如郊勞之儀。郊勞有幣。故注謂致館以上卿禮致之。而疏以爲有束帛也。下節敖氏析之。至聘王國而亦云用幣致館。則其繆更不待言矣。

賓迎再拜。卿致命。賓再拜稽首。卿退。賓送再拜。

正義敖氏繼公曰。致命者。致其君致館之命也。致命于門外者。以無幣也。致館不以幣而在門外。亦與周官異。司儀職言公侯伯子男之臣相爲國客。致館如郊勞之

儀。是亦於堂也。

疑鄭氏康成曰。卿不俟設飧之畢。以不用束帛致。故也不用束帛致之者。明爲新至。非大禮也。賈氏公彥曰。卿不言答拜。答拜可知。雖不言入言迎。則入可知。下云宰夫朝服設飧。不言致。則此卿致館有束帛。致飧空以辭。

朱子曰此致止謂致館耳。章首目其事。而下詳其節也。上無飧字。而但云致命。注疏何以見爲致飧耶。詳

又見下章。

鄭氏誤以此致為致飧。故滋繆說耳。經不分章。讀者所以眩也。上郊勞勞者不答拜。則此卿亦不答拜也。郊勞賓迎于舍門之外。先迎而後入。此但言迎不言入。則不入可知矣。

右致館

宰夫朝服設飧飧音孫

敖氏繼公曰。宰夫士也。以奉君命。故亦朝服。徒有

食而無他饌。謂之飧。傳曰。盤飧置壁是也。徒食食亦曰

飧。玉藻曰。不食肉而飧是也。二者所指雖殊。義則同耳。

此禮用大牢。其上有簠簋豆銅之屬。乃云飧者。主人之

謙辭。所以甚言其菲薄也。故禮因以為名云。鄭氏康

成曰。食不備禮曰飧。詩云。不素飧兮。春秋傳曰。方食魚

食。皆謂是具。而又多餘物。飧則惟腥飪而已。

夕食也。故字從夕。古者自大夫以上。日食必有牲

鼎。故謂之肉食者。朝食殺牲則祭肺。夕食不殺牲。但餽

朝食之餘則祭牢肉而已是饗則豐而飧則殺也此所設視饗禮為殺故謂之飧若曰僅可共夕食云爾

飧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腥一牢在東鼎七日

審反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庭中之饌也飧孰也鼎西九東七賈疏

鼎西九牛羊豕魚腊腸胃膚鮮魚鮮腊東七者腥鼎無鮮魚鮮腊故七其鼎實與其陳如

陳饗餼羞鼎則陪鼎也以其實言之則曰羞以其陳言之則曰陪敖氏繼公曰牢大牢也大牢者牛羊豕各

一也飧鼎九腥鼎七乃皆云牢者主於牛羊豕也飧在

西腥在東以西為尊也腥減二鼎亦明其輕於飧也此

飧牢二不視其饗餼之死牢者別於朝君之禮也賈

氏公彥曰羞鼎三下云臠臠是也此云羞鼎下饗餼

言陪鼎一也

堂上之饌八西夾六

正義鄭氏康成曰八六者豆數也凡饌以豆為本賈疏

饌皆先設豆乃設餘饌堂上八豆八簋六鉶兩簠八壺西夾六豆

六盤四銅兩簋六壺其實與其陳亦如饗餼

外亦不皆二十車

鄭氏康成曰禾藁實并刈者也諸侯之禮車米視

生牢禾視死牢牢十車

賈疏秋官掌客文

大夫之禮皆視死牢

而已雖有生牢不取數焉

賈疏歸饗餼五牢。飪一牢。腥二牢。餼二牢。門外米禾皆三

十車與饗死牢之數同不取餼二牢之數故知義然也

米陳門東禾陳門西

賈疏此亦

約下歸饗餼知之

敖氏繼公曰皆二十車者大夫飨禮其米

禾皆視其牢牢十車朝君之飨禮則米禾共視其牢也

凡飨皆無生牢

國掌客職五等諸侯相朝致飨不言米禾芻薪之數致

饗則米視生牢禾視死牢故鄭即以此之饗禮約此之

飨禮以彼之朝君禮約此之聘卿禮而下注云凡此之

陳亦如饗餼也下經歸饗于上介云門外米禾視死牢

新芻倍禾

鄭氏康成曰各四十車凡此之陳亦如饗餼

上介飪一牢在西鼎七羞鼎三堂上之饌六門

外米禾皆十車薪芻倍禾。

鄭氏康成曰西鼎七無鮮魚鮮腊。**賈氏公彥**曰

六者與賓西夾數同但言堂上則西夾無矣。

衆介皆少牢。

鄭氏康成曰亦飪在西鼎五。**敖氏繼公**曰少牢

五鼎羊豕魚腊膚與饋食之鼎同也此少牢故無堂上之饌。

鄭氏康成曰鼎五羊豕腸胃魚腊。賈疏約少牢五鼎少牢有膚此

無者生人食與祭異故玉藻朔月少牢堂上之饌四豆

五俎亦云羊豕魚腊腸胃不數膚也。

四簋兩鉶四壺無簠

賈疏知數如此者賓與上介降殺以兩故然也知無簠者簠盛稻粱

曲禮歲凶大夫不食粱非歲凶大夫食粱粱大夫當食則上介亦二簋與賓同土非直不合食粱差降亦無簠也

五鼎當以少牢爲準有膚而無腸胃腸胃卽在牛羊

鼎中。**賈氏**援玉藻注以疏此恐玉藻注本無據也歸饗

餼士介無堂上之饌則設飧無之可知。

五穀食

